

们这些流亡学生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。”

不吃“嗟来之食”的风骨

1938年2月中旬，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迁滇，袁复礼参加了由300多名师生组成的“湘黔滇旅行团”。临行前，他给地质系的十几位同学讲授了沿途进行野外地质科考的方法。步行途中，他手提地质锤、腰系罗盘、身背相机，除进行地质考察、测绘路线地质图、拍摄人文风光和地质地貌照片外，还面向随团的地质系同学开展现场教学，向全团师生发表演讲，分享在蒙古国进行科考旅行的情况，鼓舞同学们为抗战建国矢志科学研究。

据王鸿祯回忆，袁复礼对地质、地理、气候以至文物历史、风土人情无不关心，对地质路线记录和标本采集等提出了严格的规范要求。根据实际情况，在湘西、黔东，他就讲河流、地貌和岩层的构造变形；到了黔西，则讲岩溶地貌和地文发育，妙绪泉涌，引人入胜。他还讲了田奇瑞、刘基磐在湘西的工作，丁文江、王日伦在贵州和滇东的工作，激发了同学们对地质学的兴趣。

到昆明后，袁复礼和同学们一起交流沿路科考所得，展览沿途采集的标本和拍摄的珍贵照片，增加了此次“教育长征”的文化价值。王鸿祯对此感慨地说：“所谓‘教育’绝不限于课堂上的‘授业’‘解惑’。为人师者的一言一行，其涵育和启发的作用有时是更为重要的。”

在昆明，由于物价高涨和家中小孩多，袁复礼和大多数教授一样，过着异常艰苦的生活。他甚至把书籍用物都卖光，每天只能以两顿稀饭度日。那时，国民党当局有拖欠教师工资的情况，引发师生抗议。为缓和矛盾，当局声称将给教授发“救济粮”。这引起一些教授的反感，发出拒领声明，袁复礼带头签了名。王恒升教授认为，这种“不吃‘嗟来之食’的硬骨头精神”，“正是我们中国的脊梁”。

关心学生前途命运的师长

艰苦的生活丝毫未能减少袁复礼对科学、对教育、对学生的热爱。他结合云南实际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地质考古和研究：在呈贡发现旧石器时代的“削刀”，在沾益发现“雷兽”牙骨和多种丹桂叶化石，在西南联大进行《云南东北部之古地理》等研究，发表了“如何开展边疆工作”等主题演讲。他的各种演讲，总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，生动而引人深思。

袁复礼注重对学生地质专业基础的教学训练，以在西南各省承揽地质科学考察项目、加大野外考察训练力度等不拘一格的形式，让学生接受扎实的专业锻造。曹国权回忆道：“袁老讲课的又一特点，是由此及彼，引申到一些教科书没有写进去，但又是地质工作者需要的知识。他从认识地质构造讲到找油，讲到钻探工作。他解释钻探中套管的作用，在黑板上写了‘Casing’这个字，并说如何防止缩径。这些事，对我来说，都是很新鲜的。套管这个英文字历历在目。是他，拓宽了青年学生的知识领域。是他，将枯燥乏味的地质概念说活了，变成饶有兴趣现实的东西。”在袁复礼的带动下，一批联大学生在云南就奠定了地质学研究基础，最终成长为地质学家，可谓名师出高徒。

袁复礼十分关心学生的出路，总是对学生的未来主动加以指点，甚至因为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而遭到反动当局毒打。据杨起回忆，当他和另外两名刚毕业的同学准备去新疆从事地质工作时，袁先生特地向他们介绍了在新疆工作的经验，要大家提防患“头痛欲裂症”。杨起认为，这其实是“提醒我们要去的地方，当时是在军阀统治之下，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比较差，交通又很不便，要求我们做好吃苦甚至要吃苦头的精神准备”。这种一日为师则一生为师、只求付出而不求回报的态度，使袁复礼深受学生爱戴。📖

（作者单位：云南师范大学）